



# 康巴周末

## 康巴文学

2018年8月17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泽仁 组版：宋雪琴

散文连载

### 在雪山和城市的边缘行走

格绒追美

当春风和煦，阳光变得柔媚起来的时候，我在康定眺望心灵向往的风景。而心灵那样自然和放肆，被此起彼伏的欲望煮沸。当我从疲惫中像春柳舒缓过来的时候，我便想像自己摆脱了尘世俗物的情景：在故乡圣山虎措的密林中，享受着温暖的阳光，感受着大地母亲清冽幽静的气息，让心灵纯净，让欲望安伏；夜晚，在林间山崖下的小木屋里修行、看书，在转山和修持的过程中，与先祖和神灵交流，与心中的梦想沟通——啊，我已闻到故乡山林间泥土和森林的蓊郁气息，感应到那可人阳光的抚照，已然体会到清静的心境了。这近乎是我退休后的生活远景了。是我有厌世的思想了么？还是来自心灵的呐喊？获得自由身，才会有自由的心灵，日子也才会安逸恬淡。又想，那时的故乡已经通了柏油路，有了班车，移动通讯，以及有线电视罢了。有了这些，人的力量便大了。有哲人说：所有物质的东西实则是强化人的力量罢了，车子是强化人的脚力，电讯是强化人的耳朵，电视是强化人的眼睛……现代人实现的是祖先们渴望的顺风耳千里驹，只是难以自持的人类被物质左右，走向了异化。同时，我发现人把自己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之后，人的惰性却加强了，人体蜕化得有些虚弱和荒芜了。时光如飞，我如同大多数人一样，在事物堆中盲然又忙碌。向着灵魂指向的道路前行变得这样艰难。人是多么擅于给自己编织笼子啊。上下班，没完没了的会议，泡制如山的文件，那样多虚度虚幻自欺欺人的事件、活动、梦一样虚耗着宝贵的生命。我不断拷问灵魂，逼使自己踏上远行的路，我也渐渐学会了亲近自然，感受自然的气息、声音、色彩，体味生命的变化，哺育心灵，让自由的灵魂生出辽阔壮丽的景象……

我想到一个有些脱俗，从形式主义中走出来的人。大约是70年代，修筑马鞍山公路的时候。筑路队分组，以连队相称。劳动之余，经常需要开会，交代任务，做思想工作，学习。筑路工全是来自各公社的农民。在农民看来，会议显得虚假而没有实际意义。不就是洒汗水多修路么，谁不清楚？况且以劳动量来计算工钱，人人都心知肚明，不会吝啬卖力。他作为连长，不敢不按指挥部的要求开会。于是，他也召集，待大家都到齐了，他问：一连的娃娃们好不好？大家齐声说：好。益西尼玛好不好？大家又大声说：好。那，散会。整个过程不到二分钟时间。连长好，大家都好，那还要求啥呢？！这益西尼玛式的会议在当时广为传扬。当然，他受到批评是难以避免了。

这场蓝莹莹的大水越发涨得汹涌了。把河谷整个儿淹没了。青幽幽的青稞、小麦在水中摇曳。我们没有了出路。人人忙于奔逃。大家拥挤着随一条绳梯往上攀援，一个个都不让人。最终象密密层层层的虻子拥塞成一堆，谁也到不了顶。人们互相踩着拉着，叫着骂着。不断有人掉落，又有人往上爬。一幅世界末日恐怖景象。在失手坠落的惊叫中，我们三人抓住了一节绳头，向着幽幽青空的深渊坠去。我吓得几乎丢了魂魄。还好，那绳子幽幽晃荡，终于把我们抛到一条土坡上了。康明说，幸运呢，快跟我走。他似乎早有预谋，有一个人在卡则村口等着他。因为绝处逢生，我们三人不胜欢喜地向前跑去。康明还从草丛中找到自己的提包和其它行李。我和桑珠空无一物，摔了一条命已是万分幸运了。那人站在桃树掩映的土路上。他说他都准备好了，有好几头骡子呢。快走，康明说。蓝莹莹的水还在往上蹿呢，水的肚腹都要贴上天的脸儿了。我们骑骡狂奔。最终抵达了那条炎热的河谷里。那斜倚着山脚的村庄都是一溜溜的石砌屋，旱地，两岸的山峦长着稀疏的青林。这是桑珠的老家呢。去喝茶？桑珠说。康明和他突然在村子里消失了。太阳曝晒。我的脑袋嗡嗡直响。我的眼怎么也睁不开了。我努力眯缝着眼，方才朦胧中看见一位穿着红毛衣的姑娘。姑娘说：阿哥，你要喝茶吗？我看见我们进去了，我说。没有来，姑娘摇头说。房子因为斜倚山坡，而显得有些倾斜。我更加晕乎起来。我摇晃着身子走出门，远远看见他们俩站在有些枯干的核桃树下等我。我们下到谷底，那奔流在河流里一条大鱼在自由畅快地游动。一条亮澈的能开上拖拉机的公路向上游延伸而去。我们的心终于落定了，尽管前路漫漫……

## 一帧封面照

毛桃

深圳的姐姐是否还会保持她原有的美——排除年龄的影响；我知道许多人的美还有赖于一定的环境，就像那些时尚女性对时尚的服饰发型妆容等的依赖一样。

人如何才能在新的环境下保持本色从而避免褪色或变色呢？这里我假定保持本色是她的最佳选择。我想这里面最重

要的东西还在于对自己美的本源有所认识并能保持那份本源。人不是动植物，人与动植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有较强的主观能动性即有较强大的内在；但同时，人作为生物，又具有同为生物的植物和动物的共

性，即受环境影响的特性。故此，关于人也就有了倚重于内在与倚重于外在的两种不同的

手工作坊

眼前是一本杂志的封面照：两位很有土风的佉族姐妹，戴着硕大的银圈耳环，赤膊上套着银质臂钏，披发，身着黑地嵌红色横线条的短衣筒裙。内页，有简短文字说明她俩皆能歌善舞且同是为了爱情，一位留在了云南，一位去到了深圳。于此，我的也许显得多余的担忧不请自来：我不知那位去到

7

人委笔流文学精神 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康巴当代文学观察 康巴未来文学展望

季节行吟

### 夏雨

杨全富

入夏以来，丹巴的雨就明显的多了起来，虽然田地里已不再干旱，那些山林也不怎么稀罕雨水的滋润，然而这对于原本就旱多雨水的干热河谷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了。不过，雨水一多，一些好的不好的消息便接踵而至，今天这里涨水，明天那里垮方……于是，寨子里的人们不再心安理得，如坐针毡，小伙子们冒着雨去查看山谷里的水流是否上涨、寨子上方的山体是否有开裂的迹象。老人们则在楼顶燃起桑烟，祈祷雨水能有所减弱。然而，那雨水可不会因人的意志而转移，竟然一直不停的下，致使某些地方的山体有小规模的开裂，河水暴涨。

有人说这是梅雨季节，再等几天就会放晴。但是，今年丹巴的梅雨季节似乎大长了，竟然一下就是半月有余。原本，我喜欢夏日的雨，它可以消解夏日的酷热，也可以在雨夜里走到野外，嗅一嗅雨点激起泥土时所散发出来的清香味。但近段时间来的一直苦雨，已完全淋湿了我的心情，那一点对夏雨的爱也就慢慢的消退，最后竟然让我也讨厌起这无休无止的雨落。丹巴一年间的雨量本极少，大抵都集中在七八九月份里，其中，七月的雨几乎占了一年雨量的大半。因此，夏末的多雨是难免的。记得在1992年7月，丹巴夏日的雨就特别的多，又特别的大，所有的沟谷中，溪水仿佛像脱缰的野马，卷着岸边的沙石、泥土、石块、朽木等，一股脑儿的从狭窄的沟谷中喷涌而出，刹那间，地动山摇，整条沟谷都摇晃起来，及至后来，汇流到河道中，瞬间填满了河谷，最后漫过堤岸，无情的席卷着两岸的良田，一些沿水而居的民宅也因此祸及，被掏空了基脚，最后轰然倒塌在激流中，瞬间没了踪影。今年丹巴的雨也有点那一年的气势，不过，因为堤岸的坚固，汹涌的河水才没有酿成大的灾祸，只有出境的两条公路因为山石的滚落而被阻断，不过在公路人的日夜奋战下，被快速的抢通。为此，对于这样的雨，任人骂几句，那也是情有可原的。

不过说到这夏雨，也不能一味的谴责，它也不是让人厌恶到了极点，只是有点让人嫌而已。这也得从实际而论，与其去说是时令的缘故，还不如说要看具体在什么地方而定。在有些地方，雨并不招人讨厌，但也不必说全是可喜。就说黄龙溪古镇吧，去年夏日里，因为受不了成都酷热的折磨，我和妻儿一道到这里避暑。黄龙溪位于成都平原南部，平坝与丘陵交汇地，府河与鹿溪河交融在一起，流经黄龙溪，因此这里有着江南鱼米乡的味道。走在黄龙溪古镇青石板街道上，天空中的雨仿佛一刻也不敢停歇似地，从彤云密布的天空落下来，不停的敲打着地面。沿溪流两旁的鲜花，沾满雨露的花开得格外的艳丽。被游人踩得光滑的青石板，经雨水的冲洗，光可鉴人，映照出游人兴奋的脸。尽管细雨绵绵，但仍然挡不住游人的兴致，他们打着各式各样的伞，慢慢悠悠、毫无目的地闲逛着，刹那间，一条长长的街道上，到处都晃动着朵朵硕大的花朵，且慢慢的挪移。在这座古镇里，一条溪流穿城而过，溪流的边沟都用巨石堆叠而成，离水面约高一两尺。这样的沟渠，雨量再大也能全部容纳，看着溪流奔涌，那一道激流流怎样翻腾，也是不至于上岸的。因为城中有这条溪流的缘故，因此，每隔一段路，就有一道石拱桥连接两岸，青年人们坐在桥头边的护栏上，索性丢掉了手中的雨伞，在雨幕中，摆出各种优美的姿势让相机定格下自己最美的瞬间。在一间饭馆里，老板告诉我们，在这里，每一户人家都从眼前的溪流中取水直接饮用，味道甘冽可口。

因此住在这样的古镇里，遇见这样连天的雨，其实完全不用去担心雨水会渗透到房屋里来，因为坡度雨水落在地面上，汇聚在一起，形成水流，顺着坡度流到了溪沟里，而那条容纳溪流的沟谷是不会满的，一直向前奔流，所以才不至于停留在街道上，形成泽国，这些都归功于石板路的功劳。

在黄龙溪古镇的街道上，没有下水道的存在，但是铺设在路面上的石板其实已经包含了供行人行走以及让水流汇集到溪流中的功能。这些石板底下，都是由条石作为构架，无论下多大的雨，雨水都会从石缝中流下，最后都汇入到溪流之中。此时，我们走进一户旅店中，面前是一块几十平米的场院，坦坦荡荡的裸露在蓝天下，雨点敲打着地面，然而却看不见雨水横流、积水成沱的场景，细看之后，这场所的地面也全是方方正正的石板，原来雨水已从石缝之中渗进，汨汨的流进了溪流之中。夜晚，我们就留宿于这座场院里，夜雨一刻也没有停止，睡在小楼上，透过窗户，整夜的落雨声不绝于耳，固然这是一种格外的喧嚣，然而在我的心底又何尝不是一种难得的肃静么，或者感觉是一种享受也无不可，总之带有那种在故乡完全没有的味道。

在这夜里，便多了一番情趣，感觉那雨声格外的悦耳动听，仿佛走进了“天街小雨润如酥”的境界之中，忽然间喜欢上这无处不在的夏雨。蓦然间，故乡的夏雨又一次浮现在自己的眼前，久雨之后，道路泥泞、院落积水，黄泥覆盖的屋顶，挡不住雨水的浸泡，一颗颗水珠从缝隙中渗透了下来，滴落到房屋内。人们拿出屋里所有盛水的器具，让水珠滴落其间，叮叮当当，不绝于耳，让人一夜无眠，这是残留梦中挥之不去的记忆。想到爷爷曾经给我讲过的老虎怕滴漏的故事，让人忍俊不禁，在这夏雨绵绵的时节更多了一番故事，一番意境。



爱巢。苗青摄

## 雪花

【第2288期】

剪灯人语

### 母亲与花

吴建

母亲节那天，与妻一起驱车回老家看母亲。途中，下车购买给母亲的礼物。妻问：“买什么好呢？”我说：“就买些吃的，用的吧。”妻撇撇嘴：“老土，都什么年代了，还买这些。到前面的花店买一束康乃馨献给妈妈吧。”我有些踌躇：送花给母亲确实是一件很高雅的美事，可母亲不认识康乃馨，更不知道康乃馨所象征的花语。妻催促道：“别犹豫了，快去买吧，让咱妈也浪漫一回。”我想想也是，因为哪个女人不喜欢花呢？

母亲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但她也是识花，也爱花的。乡下多野花，一年四季，田边地头，各种各样的花儿竞相开放，什么迎春花、鸡冠花、菊花、腊梅花，你方唱罢我登场。花开花落，花落花开，把个乡野打扮得花枝招展，风姿绰约。可我是个花盲，除了桃花、梨花、杏花，其他一概不知。母亲却能随口说出这是什么花，那是什么花。每年初夏，母亲总要采摘几朵花儿带回家来，插在盛了清水的大碗里，那或浓或淡的清香弥漫农家小屋，沁人心脾。母亲说：“闻着花香，再苦再累也不觉得。”是的，只要有花作伴，勤劳的母亲无论做什么农活都感到快乐。

然而，爱花的母亲不识康乃馨。母亲是个极节俭的人，她从不让儿女为她花钱买什么，更别说买康乃馨了。曾经有同事在母亲节这天买了一束康乃馨献给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听说买这一束花花了80元钱，很是不满，絮絮叨叨地说还不如买补品。同事后来在办公室里讲起这件事，很是委屈。所以母亲节我也就不送花给母亲，不曾告诉她康乃馨是母亲花，我怕送花给她她也会像同事那样招来一大堆“浪费”的念叨。每到母亲节，我打电话给母亲，只是

简单地提醒母亲加几个菜，吃好一点，别亏待自己的身子。现在看着妻子喜滋滋买来一大束康乃馨，我心里还是有些忐忑：母亲看到这些花，会不会责怪我们乱花钱呢？

回到老家，母亲正在菜园里薅草。当我和妻子祝贺她的节日并奉上康乃馨时，母亲惊呆了，语无伦次地说：“这，这是什么花？你们送花给我干什么？”妻子笑着告诉她：“这花叫康乃馨，今天是母亲节，在国外，儿女在这一天都要送康乃馨给自己的母亲。今天我们也要让您高兴一回。”母亲羞红了脸，她沾了泥土的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才接过花，看了看，奇怪道：“这花恐怕要好多钱买吧，你们这么破费干什么？我一个乡下老太，要什么康乃馨？”

是啊，几十年没有康乃馨的日子，母亲不也是天底下最好的母亲吗？母亲养育了五个儿女，操心忙碌至今。从记事起我就觉得母亲像墙上的足弦的钟表永远没有停摆的那一天。耕田耙地，洗衣做饭，喂猪赶牛，甚至夜深了还在昏黄的灯光下为我们缝衣做鞋。她的所作所为绝不是为了得到母亲节的祝福，更不是为了几朵康乃馨的绽放。那时的她还不知道有一种名叫康乃馨的花，她连有关康乃馨的梦都没做过，她只是努力地养育她的儿女，一针一线一缕都是母亲亲情的流露。回忆起这些往事我才真正明白，一束康乃馨与铺天盖地的母爱比起来实在是太渺小了。

母亲虽这么说，可她还是将我们带来的花瓶灌了大半瓶水，小心翼翼地插花插在花瓶里，放在柜台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经沧桑的脸上洋溢着喜悦与欣慰。“这花还蛮漂亮呢。”一直在端详着康乃馨的母亲如是说。我和妻子相视一笑。

心灵微博

### 别园

喻永军

这雨声从远处过来时，我便听得真切。因为院子里太静了。靠坡跟的一栋楼四层都空着，就一层零星地住着几家人。一到傍晚全关了门。静悄悄的。雨点落在草会上起一层水雾，落在那些阔大的叶子上，就有了声音，丁丁冬冬，细碎急促而又绵密。这声音是从院墙外传来的，院墙外是坡，坡上是一个树园，核桃板栗梨和杏子什么的，乌绿绿一片。我暂住这里，因为它在院墙之外，就称它为别园。

我整日在这院子里活动，所以每天看见的只是别园的一角。核桃树的枝股隐在很密的叶子里，搭上这边的墙头；梨树挂着果，高翘翘地一副凌空的样子；杏树和桃树隐在墙外的树荫中，看不真切，望一眼，或木纳，或灵秀，全是一片舒服的绿。就有鸟儿的叫声飞过墙来，高高低低错落落地叫人喜欢。天气晴朗的时候，喜鹊是一群黑领白衫的绅士，从别园的树枝上飞过来，落在门前的柏树和女贞上，捡最高的枝站，叽叽喳喳吵嘴。天一阴别园上空成群的燕子，成一个燕阵，零零落落低低飞，引得院子里的麻雀一飞一落地骨碌着黑豆样的眼睛，惊惶不安。要是下几天雨，傍晚和清晨，准会有鸟嘶哑了声音“一洞洞水”“一洞洞水”地叫你心里压抑。

天气炎热，屋里自然比不得户外。更是这巨大的楼体将艳阳遮出一片阴凉，几把靠椅便形成一个纳凉的场面，背靠着外墙，墙外就是别园，凉气就从墙外进来。暑气正盛，一伙人斜靠了身子本是假寐养神，却飘忽入了梦乡。醒时一地月光，就听见有风从别园吹过，园中树叶一起翻动手掌，哗啦啦响，疑似水声，由远及近，潮起潮落。早醒者或老或少恐他人着，受了风寒，就故意收椅子时弄得咯吱吱响。将脚板踩得地皮咚咚做声，回屋里去了。

楼前一行塔松一行女贞，支撑着枝丫，傻傻地浸在如水的夜色里，悄无声息。

这时别园枝梢响动，似有顽童偷摘果子，或桃或杏或梨。或者用铁钉锤打了鱼刀，将青皮核桃摘了，坐在核桃树的树杈间，用鱼刀吱呀一声撬开，划着划一圈，剥出一盘洁白的果仁，偷偷笑着享用去了。便有女人的声音传过来，身边带了条狗，喘着气虚张声势地叫着，给人壮胆。

这或者迎合了我童年的记忆，生出一段遐想。

后来我和爱拉二胡的老王爬山时绕道，去了别园。园子比想象的要大，树不粗很密。据说园子本是耕地，现在在外打工，收入远比守着一块地皮耕作实惠。一月打工挣得的效益，抵了一年土地的收成。农人爱惜土地舍不得荒了，便栽了一些果木，交由留守的女人看管，摘了果实变卖，也是收入，如今成了气候。收获之外，居然在不经意间成就了一个园子，自然宽厚仁德啊！

夏热已是极致，万物成长。孩子们的假期到了，我也去往城里度假，秋初而归。

秋初，别园一定会是另一番景致。